

【 何为我及何为生活的启示 】

——读刘小枫系列著作随笔

活着,这是一个问题

行文至此，不得不说到面对人生困境时中西方两种不同的生活观：“拯救与逍遥”。

《拯救与逍遥》是刘小枫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术著作。该书几经再版，在《孔夫子旧书网》，至少可看到 7 种不同版本。我阅读的是 2011 年黑色封面版。

据说,该书当年曾引起学术界地震。书中有不少振聋发聩之言。最吸引我的章节是《“天问”与超验之问》。

屈原,中国诗人及儒士迈不过的一道坎。然而,屈原之后,进入他的内心以及他的问题的,寥寥无几，诗人杨炼及刘小枫算是为数不多的进入者。

屈原的问题是每个中国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的问题。随着刘小枫对屈原“天问”的解读,对儒家“天”的抽丝剥茧,儒家文化的欠缺清楚地摆在读者面前。我比较孤陋寡闻,是否还有学者对儒家的“天”进行透辟论析,不太清楚。但,刘小枫的论析思路清晰、论证严密、观点新颖,而且，我的老师杨丹叔先生认同他的某些观点。故,大胆向读者们推荐《拯救与逍遥》一书。

透过屈原问天,再次说明,人是有灵魂的,灵才是人的最终所在。灵是人的精神解放后开出的花结出的果。

屈原怎样被逼到向苍天讨说法的地步呢? 历史故事,家喻户晓,每年端午节故事重温。然而,故事背后的真相,千年过后,刘小枫慢慢将它揭开。刘小枫像一个侦探,侦查一个隐埋了千年的秘案。稍微有好奇心者,都会对刘小枫的行动感兴趣。

“生不逢时”、“昏君”、“身为楚国贵族”等等,都只是案件的线索,而不是根由。将屈原逼上绝境的是:儒家学说的基本内涵君子人格。

君子,注重自身修养,不仅本心可以自足,而且可以与历史社会和自然宇宙融为一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曾鼓励了从古至今不少的中国人努力去做一个君子。君子人格之所以意志自足,乃因为君子人格内在地具有天道的价值蕴涵。君子个体把外在秩序天道即王道内化为人格的内涵,反过来也成了君子人格自足意志的价值根据。这是屈原发出“天问”的原因所在:屈原的君子人格不是内在爆发的,而是外在强加的。儒家以一个绝对正确的“天”为前提,然后,通过修养将前提条件变成君子生存的必然条件。故而,儒家强调“天人合一”。

然而,以外在的混沌的天代替生命本质,必然会在生活中撞墙。当有一人,如屈原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必须信奉王道”时,儒家的天就无力回答。

刘小枫深刻阐述了儒学“天人”的两端并非是一种创世论的关系(如上帝创造了人),而是共生性关系。儒学中的天的观念在价值语态上几乎等于零,无论如何让人难以信任君子的“替天行道”。所谓“天人合德”,实质上等于天人合德。刘小枫也即屈原发问:道德本体的根据是什么?君子之本心吗?君子之圣体天心可以成为道德本体的根据?君子有没有陷入过荒谬和恶呢?只要是谈论道德,就肯定没有问题?儒学信念真的没有陷入过荒谬?

为慎重起见,刘小枫进一步寻找“天”与人同一的基点。“天”有意志,人也有意志,意志及其创生的能力成为“天”人同一的基点。

刘小枫以《易传》性体论的基础“万有含生说”为论述出发点。阐明所谓“德”、“诚”、“性”,说来说去乃是同一个“生生”(创生意志),也就是所谓“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君子人格的意志自足的根据,在此最终落实。“天”有生命大流,人亦有生命洪流,两者说到底都是同一个河流,所谓合德无异于与自身合德。“天人合德”就像一个重言式,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德”本来就内涵于“天”和人之中。况且,在“德”的大生命形态上,“天”人本来就不分,没有分哪来合?“天”与人原本就是一个大生命(德)。

刘小枫得出结论:在儒学那里,“天”与人实质上是一码事,正如“天道”与“人道”据说就是同一个道。无论君子“反身而诚”所禀有的生命意志还是道德本性,都不是从一个超越的“天”那里得来,君子从“天”那里得不到比自身本有的更多的东西。

刘小枫难能可贵地看到了现象,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欠缺:缺失超验世界。儒学确立的只有一重世界(现世),而没有两重世界(现世与超世)、三重世界(地狱、人间、天堂)。“天”与人的本体同一，排斥了超验世界得以确立的任何可能。儒家学说以原生命为出发点,与道家学说在性体论上一致,儒、道都只有现世,而没有超世。儒、道追求的圣或仙都只是肉体的延续。因缺失超验世界,当屈原提出约伯式的问题“为何我按照君子的要求去修身,却要遭受放逐”时,无人可以回答他的问题。约伯的提问,“一个义人为什么要遭受不幸”,让《旧约》涅槃,诞生《新约》,推动基督教发展。然而,屈原之问,却沉睡了几千年。这是我们民族该反思的,而不是一天到晚忙着证明,西方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甚至天真地想用传统文化去拯救西方。

现世问题得不到解答,“圣”即是起点也是终点。屈原的问题换一种方式表达:屈原问,“为

什么我要成圣”;圣人答,“因为你必须要成圣”。问答的循环与无解,可见一斑。故而,“我是否还值得活下去”这一关乎超世的问题对屈原只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求索而不得,只有死路一条。屈原投江自杀了。

屈原之问,是世界历史上首例诗人的个体之问。他发出了“为何而活着”之问。屈原之死,是世界历史上首例诗人的灵魂之死。屈原的灵,在儒学里找不到突破口。

通过屈原之问及之死，华夏文明下成长的我被梳理了一遍,也明白了,为何自己曾经站在死亡线上,但却找不到死亡后存在的意义,只有将死亡带来的绝望用肉体的麻木去消解。生活没有提升,反而沉沦。这也是屈原之后中国诗人除为数不多的几人如陶渊明、蒲松龄、曹雪芹等人外精神境界渐趋下降的重要原因。

与屈原之问相对照,刘小枫介绍了耶稣之问。耶稣在绝望中抵制魔鬼撒旦对他的种种诱惑:将石头变成面包、显示奇迹、拥有罗马万国,让人懂得人类的苦难靠任何现世的手段都无法消除。耶稣经历的孤独和忧伤,是人的现世处境的超越性转化,与圣爱同在成为人的新的在世处境。

刘小枫说: 欧洲因为有了超验的神性形象(上帝),必然就有超验的根据,有超验的根据,必然得有询问超验根据以至超验形象本身的法则。这就使先验的反思和超验的追问成为可能,使询问绝对价值的真实可靠性成为可能。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上帝，是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基督还是形而上学实体,正是西方君子一再追问的。有了超验的形象及其超验的根据，起码使得人类的欠缺和恶一再被揭露、而非被掩盖起来,使人类的幸福和公正的绝对根据一再受到询问,而不是不闻不问。

沿屈原之问与耶稣之问,“拯救与逍遥”两种不同的生活观诞生。中国文化下,道家“逍遥”与儒家“济世”相补。“逍遥”成为君子“济世”之路不通时的“救命稻草”。这是为何屈原之后中国很少再有诗人自杀的重要原因。刘小枫将陶渊明与荷尔德林相对比、曹雪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对比、鲁迅与卡夫卡相对比,阐述了一个深刻道理:自然形态在西方思想中，从一开始就被超逾了。这就是为什么，庄子式的逍遥之境是山水田园,而现代虚无主义的逍遥之境只会是荒诞的一片荒漠。就世界和人性的意义问题而言,罪、荒诞、永罚的观念是真实的,道家的自然状态的观念比起西方的超自然状态的观念倒显得是一种虚构。原生的自然状态不是属人的状态。没有或沉沦、或得救、或生,或死,“人”活在意义之中吗? 世界是什么样的呢? 如海德格尔所言,“世界”是就人的精神性而言的,动物没有“世界”——其实也没有生活。道家的自然状态没有“人”,没有世界。庄禅式的逍遥人不过这个世界和生活关联的局外人。所谓局外人,并非真的与世界和生活关联不相涉,而是以一种反常的关系在世。

《拯救与逍遥》第一次揭开了儒、道思想的真相。儒家,虽有一颗火热的心肠,但因儒家思想是外在强加的,故而,践行中,中国诗人不觉滑向道家逍遥思想。逍遥的结局是,人,与世界与生活无关。“局外人”与植物人没什么差别。如此,写的诗、做的文,不过是吟风弄月,与人无关。

与此相对,欧洲诗人在基督之爱下,在对人的罪与恶的观照中,找到了灵魂的出路。其作品也充满了灵魂哭泣、挣扎、呐喊的声音。至此,可以回答,刘小枫在《圣灵降临的叙事》中的提问:为何中国只有社会小说与市民小说而没有宗教小说。因为,我们的灵还没有打开。

为什么，灵是人的最终归属呢? 我的老师说,因为人来自于天空,来自于无限,故而,无限蕴涵在人的本性中。只有无限的时空,才能彻底满足人的需求。有限的肉体无法满足人的需求。对于有限的肉体,无限,只有在人的精神领域里才可能实现。因此,精神世界开出的花结出的果的灵,才是人的最终归属。

也许,有“热爱民族文化”的人士会不服气,为什么中国的土地没有产生“三重世界”? 这里要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物质决定意识”。我的老师说,地理环境决定一个民族的文明。古代,中原地区,除黄河下游地区,因黄河泛滥,生存较为艰辛外,“天”(地理环境)，“人”的力量基本平衡,所以,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时期,中国人超脱了对“天”的绝对崇拜,而是相信“天人合一”、“人定胜天”;中东地区,“天”(地理环境)的力量虽然远远大于人，但中东地区的天不像青藏高原那样具有绝对的力量，让人在自然面前无一丝反抗之力,所以,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时期,中东地区人们相信“天”即“上帝”的绝对权威,并在上帝的绝对权威下,自为生存在;希腊,因海洋提供的丰富物产,生活优裕,人的力量大于“天”(地理环境),所以希腊人不崇拜“天”,而是相信人的理性。

一个客观事实是,并不是天下所有的“好东西”如资本,上帝等都应该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各民族生存环境有限,其文明也有限。如果非要强调自己的文明包罗万象，不是疯子就是白痴。文明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今天,我们的思维不应还停留于寻找证据证明本国文明的优越性,而是,打破地域限制,探寻三大文明的缺失,为人类文明而不仅仅是本国文明,找到出路。📖

【 东 方 禅 韵 】

周口店观猿人洞
洞外看洞中
历史像隧道
幽深又朦胧

洞中看洞外
万宗归寂
都一个空

收集听水

人生如浮世流云
三十年前唱一支歌

三十年后唱另一支歌
看惯潮涨潮落
终于学会收集听水
赏悬花一现
观青山依旧
在心底
留一拈花微笑
听年年鸟叫

古井无波
无韵的歌难唱
无波的井最深
井 千年之前是井

井 千年之后仍是井
无波的井
似洞开的唇
似圆睁的眼睛
道千年不绝的禅
溶入黑暗滴的云

梦 蝶

如潮的夏季,繁花似锦
动人的面孔越来越少
多少美丽的故事
成为一生之秘

那声古筝 那段洞箫
横卧唐朝 静了千年
如水的纤纤素手
似火的厚唇红唇
迷走在那一片热热闹闹

今夜 恒古的冷月似泉
听 高山流水
听 松吼林啸
燃一柱心香 披一袭轻纱
梦蝶 梦一只美丽绝伦的蝶
带今夜暗香
飞往唐朝

心灵有约

【 行 记 , 笑 入 磨 西 】

相约。

已是夕阳西下,又一次出发。

每一次,都如朝圣般,躬逢出发后的每一次相遇、邂逅……。

进得沟来,那个叫燕子沟的地方。已是深冬。伴着一路吱嘎的碾压声,雪,柔软若一张毯子,遮盖了俗世的具体和污浊,呈现出诗意和浪漫，你能说这不是对俗世恰当修饰后的一种削弱吗? 你能说这不是削弱后的一种解脱吗? 你能说这不是解脱后对生命的一种彻悟吗? 此时,问雪,不言。此刻,你已回归至一张白纸,如这铺天盖地的雪野……。

进得村来,那个叫菜阳的村子。寻路间,乡间憨厚的村汉爽直地应答和朴实的村妇认真地指引，仿佛让你又回到了从小生长的乡村,那么亲切;满桌丰盛的、只有在农村杀年猪时才能享受到的美味,让那矫揉造作的“舌尖上的中国”瞬间黯然失色;还有那乡间名不见经传的，村民用自家田中收获的玉米亲自酿制的“一粮液”,在那个夕阳西下的黄昏,在这个沉静的村庄，悄悄地拉近了人心的距离……。

离……。

听曲:那支闲曲,在美好的故事里不合时宜地杂乱响起,恍若台上那演奏家着了什么魔,听起来那么别扭、那么逆耳、那么令人发指。但是,既然响起,不如投入地听之,很配合地、凌乱地与之合拍,以从容应对,以微笑宽恕。然后,任它在时光里模糊、飘渺、消失,最后,留下的都是真诚与感动,温暖与关爱……。

进得巷来，那是一条叫冷碛老街的巷子。应该是一个赶场的日子,却没有嘈杂得声嘶力竭的流行网络歌曲和满地的垃圾,初识印象是安静与干净。人说怀旧,是因为一些旧人、旧事、旧物、旧景、旧情。是的,就是因为这条铺就条石的窄巷,左手打酱油右手打醋的窄巷子,会引发一些遥远的怀旧。不是吗?两旁旧屋檐下,有古老的作坊,有老旧的饰物,有古朴的招牌,间或也有时尚夹杂其中,却也不冲突。路边小摊上,干净生脆的青皮萝卜那么水灵欲滴;长了些许老斑斑的本地梨子依然因循守旧;那甜得扰心的麻糖

也不再随着声声“叮当”进村入户,而在铺子前独自优雅着自己的，还有那慈祥的老阿婆,兴许生活的不易让她在寒冷的冬天依旧劳作不止，那布满皱纹的脸颊和裂口的双手,便是她辛苦的注脚。这让买家怎生与她讨价还价? 怎生去纠缠那微不足道的找补? 怎生去与她计较斤两? 买卖间,世间的温暖与醇厚都在这些柴米油盐里得到恰到好处地表达……。

归途与来路一样欢愉。如果你有一种心境,那么你会领略到不同季节释放出来的不同的美。这途中的所有,需要你用心去感受,原来此人、此物、此情、此景,竟然都是一首首充满灵性的诗词,一篇篇形散神凝的散文,一张张意境完美的照片,一曲曲赏心缱绻的音乐……。所以,当你安闲于美景,点缀于美景,美景其实也在接纳于你,欣赏于你。此刻,你的心,应该是远连天际的。

行走向,你又一次表达了自己,完成了自己。

于是,又不知今夕何夕,直至尽兴而归。📖

花开的声音

【 稻 城 春 色 】

阳光温暖的洒下,拥抱着春色的暖意,投向自由的怀抱。

随着春风，我们来到了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稻城香格里拉。

清晨，金珠镇上还有一丝如纱的雾在起舞。阳光普洒大地,透过薄雾照射在大街上。街道两边整齐的结砖白瓦的藏式民房也如同梦中醒来，在一丝丝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有生机。

待那婆婆起舞的雾消散之后，在大街上散步莫过于一种享受。早上的街道被小雨洗礼过,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而湛蓝到深邃的天空,飘浮着一丝淡淡的白云。也许,只有在太阳长久炙烤下的民族——藏族，才能拥有这么纯净的天空吧!早晨的街道异常宁静，漫步在如诗如画的景致中，给心情带来明媚

的阳光。

中午,大街上有了熙熙攘攘的人群,行人们穿着各异。本地的人大多穿上藏式长袍。手里拿着袖珍的转经筒，口中吟念着经文不停地转动,一遍又一遍不停歇。

沿着街道往前走，沿途的藏式壁画让我们目不转睛,流连忘返。经幡飘带更是随处可见,微风吹拂中,五彩斑斓的经幡随风飘扬,就像无数人在不停地念颂。而这里的中午,总是和温和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倘佯在前往亚丁景区的路上,陶醉于自然造物主的恩赐。抬眼望处,满目葱绿,小草从草地上争相涌出,打扮着草原。新芽从枝头冒出，连成一片新绿。小溪如一条绿色的玉带在草原深处绣出美丽的花斑。

下午时分，走过一条小路进入亚丁景区

核心区，映入眼帘的是第一座神山身披袈裟的活佛端坐云端。来自各地的信徒们,一边虔诚地磕着长头,一边任口中念着经。一路上,看到两位来朝拜仙乃日神山的朝圣者，他们从甘孜一步步走来,一步一跪拜,额头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其中一位有着我一生中见过的温和友善的笑容，让人感到他内心深处那与众不同的特质——祥和宁静。

穿过一片原始森林,走进洛绒牛场深处,只见夕阳五彩的披风正洒在如来睡佛身上,形态逼真的佛身在阳光下安祥宁静。

如火的红草地,虽然只有一抹艳丽,但我们不得不臣服于造物的神奇。只有那么小小的一片红,整个天地生动起来,和晚霞相互辉映,一片红彤彤的景象如画一般映入眼帘，在一望无际的绿色衬托下是那么美丽,那么妖艳。📖

成语今谈·人生之忌

【 忘 恩 负 义 】

人世间恩怨难难以尽述。国家之恩怨,民族之恩怨,家族之恩怨,个人之恩怨,男女之恩怨，一部恩仇录写不尽人世间多少悲欢离合,恩怨相报。

恩,即施予。真正的恩是不求回报的,正如太阳以光芒施于大地,天地自然以甘露和花朵施于人间。情,即是恩。至高的情,尽善尽美的情,犹如大海和土地,其柔情和恩爱都是无限的。

世间有圣贤,犹如天地有日月。恩重则齐天,光照人间;轻则名利,施恩图报。因此,忘恩负义之人,逆天而行,称之为逆贼;恩将仇报,称之为小人。

史载,宋绍兴年间,临安乞丐“团头”金老大,有女名玉奴,美姿容,善诗书,欲以士人为婿。有书生,名莫稽,父母双亡,一贫如洗,愿入赘为婿。金老大相待甚厚,资其交游,助其读书。三年后莫稽考中,对金家遂生嫌弃之意。不久,莫稽被选为“无为军司户”,登舟赴任,途中将妻玉奴推入江中。玉奴被淮南转运使许德厚救起,收

为义女。许德厚上任后,宣称为女择婿,莫稽欲高攀,欣然应命。大婚之日,“无为军司户”莫稽步入洞房,被老姬丫环一顿捧打,金玉奴“转世”为新娘,痛斥莫稽忘恩负义。金玉奴嫁鬼随鬼、从一而终的不幸故事，不是现在的女子所能体味再三的。时代的悲剧大于个人之命运。

有因必有果。凡事皆有因果报应。以善为本,以诚为本,以德为本,必有善报。相反,以恶为人生,以伪为人生,以无德为人生,则必有恶报。穷书生莫稽不知人生沉浮，人性泯灭,逆天而行。其“幸运”的是因为那个黑暗的世界对罪恶的麻木,才免去了一场亡命之灾。甚至因祸得“福”,冤家结冤缘。这则故事要告诉我们的，一言难尽。孔子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对其补充和修正。

【典源】《元曲选杨文奎《儿女团圆》二》:“他怎生忘恩负义?”也作忘恩背义。《水浒传》十一回:“哥哥若不收留,柴大官人知道时见怪,显得我们忘恩背义。”📖



《踏歌高原》刘忠俊绘画选

雪花

第 1247 期